

祝勇作品集
世界文艺出版社

祝

勇

作

品

集

智慧的痛苦



370-C1

[illegible]

农干院 B0052155

祝勇作品集

智慧的痛苦

慎独不放散。何止以云一

敬批并我。想好。

$$23.75 \times 2 + 25.75 \times 2$$

Good morning, Mr. King...

2. 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 数据

智慧的痛苦/祝勇著.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祝勇作品集)

ISBN 7-5012-1036-5

I. 智...

II. 祝...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5296 号

智慧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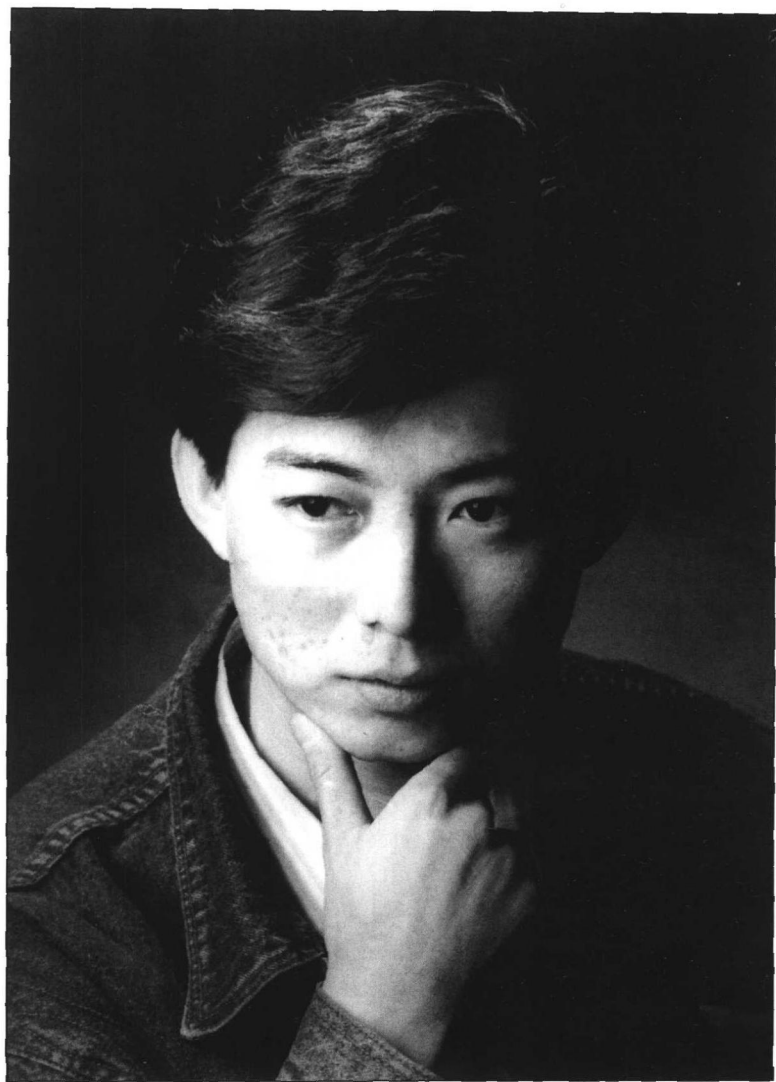
作者	祝勇	责任编辑	李锋
封面设计	钟嵘	版式设计	祝勇
责任校对	卫东	责任出版	刘林琦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 1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5.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的 惹 智



像 者 作

苦 痛



□和前辈在一起，左起：黄宗江、董乐山、蓝英年、祝勇。



□在高莽先生（右）家中。

序

牧 惠

我写了一篇文章重提六十年前在中国出版的《从苏联归来》。文章发表之后，因“托派”而知名、年届九十八高龄的郑超麟老先生托人写信给我，“告诉他七十二（按：应为六十二）年前引起他注意的一本书的译者今天还活着，读了他的文章很高兴。告诉他我的通信地址，我希望能够看到七十二年前出版的《从苏联归来》”。在收到我寄去的《从苏联归来》复印件和表示敬意的信后，郑老在复信中提到还有一本《从苏联归来答客难》，要求我设法找到并联系出版社把这两本书合并一起出版。我终于找到后一本书同样给他寄去复印件并建议他写一篇新版的序言。郑老在序言中谈到《从苏联归来》在国民党狱中翻译的经过和出版后的影响，其中说道：

解放后，我入狱，我译的《从苏联归

来》一书还是被列入罪证，公安局的审讯员斥责道：你译的反动的《从苏联归来》的书阻止了好多青年人投奔延安！

我相信郑老说的是实情；但是，审讯员的斥责却未免有实用主义故意夸大这本书的作用的嫌疑。作为过来人，我十分清楚，在三四十年代，由于蒋介石的不抗日，国民党的腐败，年轻人只想读进步的书籍。只要一沾上“反苏”、“反动”的名声，人们绝对以阅读这类书为耻辱，最少也被认为是落后。读都没有读，又何来“阻止”？郑老所说的影响，其实得大打折扣。

现在回过头来看，实在浅薄幼稚。为什么不读它一读，仅凭一句“判词”就弃之为敝屣呢？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并不是《从苏联归来》一书的命运如此。例如，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发表，我们想也不想一个为什么，就奔走相告地把萧乾、沈从文、朱光潜这些人归入了另册。解放以后也同样如此。休说经中央领导人点名批判定罪的作家和作品，即使是在《文艺报》被上纲上线批评的作家如萧也牧，人们也生怕被传染上病菌似地避之唯恐不及。于是，一些本来不应湮没的作家消声匿迹了，一些过去被排在进步作家队伍中的人“反动”了。一句话：乱了套。

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文艺界理所当然地面临着一个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为一位位被打倒、被冷落多年的作家重新评价的任务。于是人们提出得重写文学史。完成这个任务的客观条件也远比五六十年代强百倍。在这当中，除了一些过来人通过他们的回忆录之类文字揭露了某些事情的真相始末之外，特别可喜的是拥现出像李辉、谢泳这样一批青年

作家，他们通过扎实的研究、周密的调查，写出一本本、一篇篇很有份量的作品来，为重写文学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这当中，有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祝勇。

祝勇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散文。收在《文明的黄昏》那一组关于北京的散文我同样十分喜欢。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智慧的痛苦》，收的全是现、当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或是从对作家的评价谈到作家的作品，或是由作家的一部作品评论到作家本人。翻读着这些文章，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久违了的李健吾《切梦刀》，沈从文、萧乾《废邮存底》这类评人论文的散文集来。关于书评，萧乾曾对我谈过他主持《大公报》副刊时对书评的原则。大意是，不评那些出版社送来的书，只评那些从书店里选来的书。这里摘引他在《废邮存底》里关于书评的两段言论以见一斑：

很少好的批评是抱了批评的心情接触原书的。你得多读书。当你读到一本极好的书时，不自禁地你想把它介绍给别人。这是一种热诚。惟有在这样心情下书评才写得好。

——《书评政策》

一个最可怜的事实是中国的书评很少能成为独立的读物。拙笨的方式里插着拙笨的语言……好像只要记住“简洁精警”“不偏不阿”一类为市俗滥用而失掉意义的广告语，或能把“基调”“意识”一些未经消化的新名词摆得匀当后，便可以写书评了。……结果使书评全成为招徕生意或威胁作者的工具了，真

实的读者对书评反不发生兴趣了。

——《创作与书评》

祝

勇
作
品
集

读者不难发现，咱们这些年来评人（作家）论文，似乎专门同萧乾的这套主张对着干：大批判何止是“威胁作者的工具”，为红包而写或送了红包之后才赏给版面的擦鞋“书炒”更是一门众所周知的生意经。

祝勇这本书的文章不仅文字优美，而且给人一个感觉是他没有上述的弊病又不仅仅是李健吾、萧乾那种文体的重复。他的褒贬也许并不是人人都能同意，但却无疑全是出自萧乾说的“一种热诚”。对于一位作者来说，这是最宝贵的品质，我以为。

祝勇嘱我为他这本书写个序言。我确实不是这种材料；但不敢违抗，于是连抄带写勉强交卷。

一九九八、七、八 沙滩且闲斋

自序

祝勇

智
慧
的
痛
苦

一九九八年在我的生命里无疑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的女儿苇杭出世。产房里传出她的啼哭的时候，窗外正飘着雪，天地一片纯白。一种纯净的心情使我无意再去顾忌天气的寒冷。那段日子我不断在家屋和医院之间往返奔波，当我用厚厚的鞋子将雪地踩得咯咯直响，当呼啸的北风如刀锋一般切割着我的脸颊，一种莫名的感动正在我的内心深处涌动——摄氏三十七度的感动，刚好可以温暖我冰寒的躯体。我把这七斤重的生命揽在臂弯里，不停地亲她的小脚丫、小屁股，而当她拼命睁开她惺忪的眼睛，第一次打量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她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这年冬天好漫长。我仿佛永远走不出漫无边际的雪地，手脚冻得僵硬，心里还在坚持。一个温暖的小屋象征着一种朦胧的期待。这样的感觉，在我三十年的岁月里，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我仿佛永远不停地

在行走，灵魂的归所或远或近，在前方招摇。有的时候，我真的分不清真实与梦境的区别。痛楚的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不幸只是一场梦，翌日鲜丽的阳光会融化它；幸福的时候，我仍希望它是梦，并且，永远也不要醒。

已记不清有多少个深夜，我放下书卷与笔墨，这时我便会从平静的灯影里捕捉到一丝落寞和茫然。作文难，作人则更是艰辛。生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除非你漠视世俗的昏昧，甘心放弃心底那一点点可怜的理想；除非你抛掉你的原则，看准行情，去炒作命运的股票。妻说我是个很自我的人，这种说法固然不那么中听，但我并不去否认它。灵魂的守望者都是有些自我的，只有少数政客和商人才肯在人格上进行自我作践。艾青、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甚至鲁迅，无一不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关注着己身，在昏黄的灯影里，伫望自己瘦削单薄的身影，单薄得甚至抵抗不了一阵狂风的扫荡，思想却在无边的风中日益成为一颗坚硬的果壳。生命既然沉重，那么这份沉重还是由文人来承担吧；命运既然多舛，那么这种多舛还是由知识分子领受吧。因为他们心灵里的小宇宙和身体之外的大宇宙是血肉相联、密不可分的；因为知识分子有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韧品性，而所有的痛感在他们的心里都会凝聚成智慧，所有的大悲悯与大欢欣都会在他们的精神里搅拌成生命的养分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写作，为什么无论风雨晦明，只要端坐在三尺书案前，再纷乱的心绪都会归于平静——或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华年似水，岁月如歌。文人无论其大小，皆是文明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在难以捉摸和把握的人生里，若能把握些许前人

的思想果实，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快慰的事。而自己，也乐于成为文明的导体，令旧时不曾折断的文明翼翅伸展向未来的时空。自己的血肉之躯倘能成为人类精神的苦难历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那么，即使天空多了些雨雪，地上多了些风霜，又算得了什么呢？

每当这时，友人立杨的声音便会自耳畔响起：“任何时代，不管时尚如何喧嚣，总有那么一些真正的文人，不怕孱弱颓唐，不怕没有风靡的读者，于时尚热闹更不甚趋附，始终保持一种静观的固执，为智慧、思想、知识，探趟出一条可以容纳精神转圜的路途来。”

于是写下了诸多文字，于这世界，也许“有用”，也许无用，于我，却不可或缺。它们是我精神的依赖和生命的凭藉。“把人的无望同样也把人的尊严揭示得明白之至的莫过于加缪了：西西弗斯的苦役象征了人的根本际遇。如果说在高尔基那里，达到目标值得赞美，那么，无望的悲剧的搏斗不更应当让人肃然么？结果并非重要，过程本身却显示了伟大。”我更愿作一个“过程的人”。

我的“过程”大抵是在夜晚展开的。我的白天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绝对与写作无关，只有深夜我才能走向自己的园地。无论命运将我裹携到哪个角落，这一点是从来不曾变过。从少年到成年，十余年的时间，转瞬即逝了。什么都没有留下。生命里那么多不该遗忘的细节都没有留下，甚至连照片都很少。却留下了这些文字，粗略地记载着我生命的痕迹和对世界的看法。从一九八七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到现在，十年多一点。十年多的时间，拉拉杂杂写了一百多万字。出版社的编辑说要给我编书，便选了近一

半，算是对已逝岁月的交待。

胡风临死的时候，告诫孩子此生绝不要从文。当年，同文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亲也是坚决反对我搞文学的。我考大学的时候，他执拗地坚持要我投考理工类院校。而今，我的女儿呱呱坠地，我真不知该如何设想她的将来——或许，我无法干预她的人生。但是，总有一天，我要把身为文人的种种苦楚与代价，明明白白地告诉她。

此生倘要为文，什么都不是必需，只要准备好承载大的痛苦，就足够了。在直面沉重、承受沉重之后，也能品味到欢欣的滋味。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文明是河，心灵是苇，思考与写作，或许就是在这宽广无边的河道里执著的泅渡罢。

一九九八、七、十二 夜

目 录

牧惠序——1

自序——5

卷一 伤逝

鲁 迅：窃天火，煮自己的肉——3

杨 度：过程与结局——11

陈寅恪与胡风：异同之间——14

胡 风：炼狱中的精灵——19

艾 青：永不生锈的笛声——25

萧 红：落红萧萧几人知——29

张中晓：智慧的痛苦——32

卷二 夕拾

苏雪林：历史无可避讳——39

祝

勇

作

品

集

萧 乾：心灵的缆绳——44

贾植芳：非生非死之境——48

邵燕祥：幸或不幸——53

张中行：太阳下的述说——57

卷三 静观

余秋雨：上升与陷落——63

周 涛：以脚步丈量历史——67

李 敖：爱情是一盅烧酒——71

隐 地：一条名叫时光的河——74

王小波：深沉与幽默都不是好玩的——77

刘元举：为什么远行——81

卫建民：寻找丹枫阁——93

江 堤：待到重阳——96

卷四 素描

冯亦代、黄宗英：地不老 天不荒——103

符家钦：楼中望月——110

高 莽：作家的画梦——121

刘绍棠：一蓑烟雨任平生——131

郑元绪：不倒的草叶——149

康笑宇：开心的油漆匠——160

徐 坤：她的性别是小说——169

李书磊：宦游与漫游——173

伍立杨：时间深处的孤灯——185

智

- 周 实：命运的深味—— 195
杨 平：照亮现代人的心灵花园—— 204
戈 麦：闯入太阳系的彗星—— 216
李如波：留得文章故人知—— 224

慧

附录

- 以笔为泉，以文润魂/刘心武 祝勇—— 239
祝勇的散文/吴新宇—— 250

的

痛

苦

卷一

伤逝